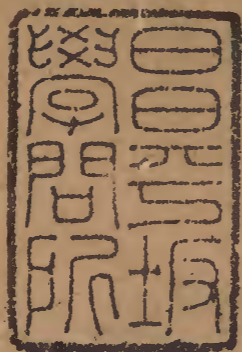


朱卷甄洞葉



漢書門			
一〇四七四	七	六	四
號	函	架	冊
二〇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	七	函
類	冊	架	架
三	七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74	
冊數	20 (17)		
函號	317	80	

四十三之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魏觀洞蒙卷之四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海濟

序十六首

賀大叅淇澳潘公七十壽序

淺草文庫

攷國語稱衛武公年垂百歲猶箴誠于國恭恪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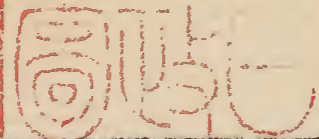
作抑詩自警故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謂之曰獻聖潘

公衛人也履綠竹之遺墟慕武公之敬學國人稱淇

澳先生蓋美之亦壽之也今公自解晉藩參政歸十

有六年縣車不出予雖未嘗與公交乃公初以戶曹

郎使楚已又仕楚為按察副使流芳遺澤尚津津江



漢間而予又嘗祇役中州聞公晚節爲衛賢人長者
冠心竊高之夫孔子直史魚而君子伯玉兩大夫皆
衛產而武公之流亞也武公年最高學焉而不知其
老公聞武公之風而興起者切磋琢磨日進無疆金
錫圭璧其道大光予故曰美之亦壽之也今年公纔
七十仲冬某日爲初度辰其子壻劉使君適守我武
昌嘗語其僚曰潘公於不佞有父道焉有師道焉不
獨丈人行也而其子又事不佞甚謹不佞竊賴之以
有今日乃今守一官二千里外不能翼而爲公壽負
公哉蓋使君負奇未遇時爲公所鑒識因以子妻之

遂授之經成儒取甲科高第入擅起草之名出膺專
城之命皆公賜也以故父師之道兼焉其僚張君
輩聞之以告吳子因使吳子致辭將使使馳之衛以
壽公吳子曰陳孺子之不長貧呂子衡之不久賤彼
皆婦翁先識之然率假相人術以倖富貴非能才其
人也卽甘公擇恭祖曰彼有奇表郟太尉擇逸少曰
此正佳壻非不稱才顧陶損於任情王狃於自放未
足深賢耳乃若潘公知使君賢而壻之子之教之卽
使君跋歷所至其民敬若神明戴若父母此殆有天
作非可以宅相占也夫使君其道行公之澤益廣名

位日起公之情志日怡卽公不出淇澳而鐘鼎旂常有所託而自樹豈必功自已出哉以此壽公庶幾武公不知其老矣不則雖結衡岳之雲不足爲公獻彩挹江漢之流不足爲公稱觴豈諸大夫所欲聞乎張君輩聞之曰吳子言壽固當遂使使馳之衛以壽公

鷓鴣集序

予方索居旣甌洞於世澹然一無所好而獨時時好與客言詩顧詩未易言也友人王行甫氏間自黃岡來見訪爲予頌其郡使君鄒公詩卽不數篇業已泠然中窾鏗然叶宮商竊心賞之謂復覩風人旨而清

廟之音庶幾未絕響乎固恨不多得耳會龍大夫君揚以鷓鴣集見遺且介行甫問序於予曰此鄒使君宦遊諸藁而黃岡沈令哀而傳之者也予喜而縱觀焉益溢於所前聞而快其私心爲甚則又恨不須臾見其人嗟乎詩興人哉予於使君蓋神遇之矣集凡四卷古詩與近體相半古詩浸淫漢魏近體則開元天寶諸名家乃其達觀玄識與若博雅之才倣儻孤高之節命意而不盡於意寓言而不盡於言其在驪黃之外而心手之間乎豈嘗假道於漆園託宿於鄭圃將抗志一生死齊得喪迥然自全其天乎非近代

辭人能也卽鷓鴣名集亦有所託而安焉夫鷓鴣棲
 不踰枝託亦微矣顧其心安則其天全天全則鵬圖
 無所用廣蚊睫無所用隘何也天下莫加於所安也
 予聞使君自釋褐爲郎諸大臣無不識其爲公輔器
 乃獨砥節約行坐臥手一書與古人遊恥事干謁以
 故鮮根柢之容而卒無特達之遇役役與諸曹郎吏
 伍久之且一麾出守矣言有小而可以喻大鷓鴣豈
 無謂乎昔孟嘗君寄客於齊而不見用客因以鷓鴣
 自喻而以葦苕薄孟嘗張茂先初未知名著鷓鴣賦
 以自寄阮嗣宗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夫自寄與寄

於人其大較相懸蓋如此執其較以爲人倫之鑒是
 曰察其所安若使君可謂善自寄矣善自寄者其視
 六合內外皆寄也豈復知郡吏與公輔爲疏戚哉語
 云明珠不以櫝貴良馬不以御名使君其人與詩曾
 無俟予言輕重而竊附於知已則私願畢矣使君毘
 陵人名迪光字彥吉起家進士

熊中丞詩選序

初中丞公與予稱詩燕邸中每一授簡公輒匠意立
 就四坐盡驚以爲奇而公則未嘗自喜其後公仕遊
 吳粵二十餘年間關兵革益復有慷慨悲歌之思卽

大敵在前戎衣被體而時時嘯咏不廢若昔人所艷
上馬橫槊下馬草露布公又不啻先驅之矣顧公盡
瘁王事而功載盟府不復欲以詩名家故其藁散逸
殆盡而存者什之一耳予又以公之遺命哀其過半
而殺青焉蓋竊取之曰百鷲不如一鷲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腋也豈海內文章家固欲於公求多乎楊雄
漢文士也至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予竊疑以爲誕
由今而觀以彼其才卒困於執戟固宜憤悶無聊爲
是解嘲語云若公負文武才見用
明主適國家有三大難而公獨毅然肩之所至功成

所去尸祝語在朱司空所爲神道碑何壯也視世之
雕蟲者雖多亦奚以爲

送郡大夫仁甫楊公擢赴襄陽郡丞序

楊公之爲興國蓋六年兩上計所經部使察舉長吏
賢能凡數輩無不首公而署以異等之績任不可謂
不久而知公亦不可謂不多矣顧不得召拜三公入
居九列與漢賢能長吏伍而僅以次擢丞襄陽州士
人相顧失色且不知主爵者何意豈襄陽足以居公
而丞有加於牧耶吳子曰不然士患無用世才才矣
患不見知遇公旣以才而見知遇且爲之推轂位望

自此升矣卽襄陽據吾楚上游扼荆蜀而提宛許名
爲郡其實一大都會守丞非其人卽主德不宣而保
障失策全楚且受其病主爵者殆有深意於楚姑丞
公以歷試之安見非三公九列地乎諸士人輒然喜
已又蹙然懼謂公久于興諸所爲興計而遺之安者
法至備勞至深也奈何遽去興而襄耶嚮子之言曰
政平於人謂之文政禮恭於人謂之文禮治仁於人
謂之文治公故吳文人乃卽用文以治吾興大者修
師帥之體以風諸僚佐僚佐莫不廩廩憚之而百姓
陰受其賜而又勇於興除神於擿發堅於抑豪右以

信善良以故六年之間百廢罔不舉百弊罔不釐狐
鼠無所依馮豺狼無所馳突諸游民之浮食閭里與
諸巨室之詭脫徭賦者肅然一清公之有大造於興
也蓋千百年一日也今一日去興無論諸釁孽復萌
卽鄉之廩廩懷憚心者未必盡不懈矣公茲行其繫
一方輕重豈淺尠哉夫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
破骹骼之骨者非大越無斷微公孰使吾興與潁川
渤海竝著吾又懼難乎其繼也吳子曰公遺愛甚深
而士人之爲桑梓慮益遠矣乃予私爲公計則守丞
非公所擇三公九列非公所難知公才足以用世而

學又足以廣才也夫策大輿者載萬鈞前引馮駢之
足雜以駮駮此天下至健也動可以摧阜靜可以絕
川矣然車徒衡師每探其餅以塗其空始滑滑如泉
湧焉予故不能爲天下任重非力之罪也以探餅塗
空之術踈也公其以予爲殷鑒哉

賀一真楊先生六十壽序

一真先生東吳之太倉人其子仁甫以進士守予興
國六年稍遷襄陽丞去去且數月興民德仁甫而思
其舊政家頌而里祝之會先生與顧孺人先後六十
誕辰則又相率而東鄉再拜曰是兩老人寔生我使

君而撫摩訓誨我者也吾儕小人何以報之庶幾天
錫兩老人朋壽而食福我使君無量乎乃代仁甫者
涪州張使君聞而竊歎曰仁甫得民以及其親善樹
德哉因與其尉若幕謀所以致興民之情而爲先生
孺人壽則儼然造吳子而屬以言吳子曰昔晉人之
歌東先生有曰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長生
夫長生之報晉人德哲深矣然報止於哲未聞及其
所生則仁甫得此於民且在去後時不亦異乎此其
所樹德非啻黍稷之而已也矧先生與孺人又善自
樹德其州里不獨用其子顯名與其子所見德之民

稱壽予蓋聞先生少業博士家言試有司不售遂棄去遊太學已授將仕郎鴻臚寺司儀署丞非其好也遂遜跡不出初仲父無子子先生爲其後後舉一子則先生身翼之至於成立歲時祀仲父如父而竟不有其家已爲伯兄保其三孤若已出已又爲里人白冤獄皆毅然排衆侮犯羣疑爲之至輕財樂施焚券契不責子錢與諸粟乏賻喪趨人之急若天性州里人無貴賤踈戚誦義如一口而顧孺人又善飭內政佐之蓋孺人以鉅家女適先生先生家故饒於貲而孺人性獨閒靜好儉約衣不厭布素食不厭麤糲至奉舅姑則美衣鮮飲食非其手出不敢進諸與先生遊賓客士大夫至則供具立辦無不各饜其意遇下嚴而有恩所使男服耕女服縑素無一浮食然亦徃徃優其力不令盡以故先生晏然無家慮而成仁甫爲儒多孺人力也詩頌令妻壽母其庶幾乎夫先生與孺人樹德其州里宜壽而其子又樹德所仕之邦宜其親壽故民情思仁甫因壽其親且在仁甫去後時皆無所爲而爲也張使君因民之情而致之尤無所爲而爲也今仁甫日以異績著聞薦躋通顯且俟天子有嘉命以華袞其親則民情爲之階矣豈吳子

不腆之辭足爲先生孺人重哉

趙州連璧序

往予過江夏則郭趙州子德觴予而見其二子時二子方弱冠伯氏清邵仲氏溫文竝國器也已見楚諸大夫無不國器此二子者心竊喜焉謂趙州有子楚有材逮今且八九年二子凡三舉明經不第心又竊異之間從兒輩索二子所爲博士家言一二過亡論經術之精弘有非末師所授卽取材左馬漁獵百氏而發之藻繪瑰琦庶幾老於談稊者又明習當世務有智略高視諸郡國士數等將無遘知己難乎乃諾

大夫又奈何膾炙一口也比遇侍御朱公試郡國士得二子文大驚因厚遇之已知其爲趙州子也題之曰趙州連璧蓋珍之也二子猶謙讓不自信而以其言謁予予曰侍御善相士哉語云士非玉璧談者爲價予竊以爲其質誠璧也而價傳焉若有違質雖善談何加故梧臺之石可以愚宋人而周客觀之則掩口和氏之璧三獻不售於楚趙王得之則非十五城不易今侍御之璧視二子爲其質足以當之予益因是而慨知己難耳夫二子亦三獻矣侍御一朝而償十五城豈復憂不售乎乃予爲二子私計璧之爲言

積也天地之精也故帝奉之禮天三公奉之贊首祚
其用至重也夫積其精以待重用則符彩不揚非所
急潤澤不流非所患彫鏤不工非所疵惟其有完質
焉重用之益重矣重用之益重雖十五城豈足以當
一觀哉願二子之留意於質也予於趙州爲同年友
故得忘年友二子而贈之以言如此云二子伯氏名
正位字某仲氏名正域字某

賀奉政大夫張公受封序

奉政公有子翼先爲武昌郡丞能其官越三年以治
行異等爲兩臺使所表薦

天子嘉之賜璽書褒勵因加恩所自生於是公得拜
封爲奉政大夫官如其子配胡氏爲宜人丞君業已
函章服再拜使者馳蒼山洱海間揚

天子之寵靈以爲二尊人壽太守河南劉公則謂奉
政公遠在萬里身不去巖壑足不及國門一日以其
子之賢而受知

主上儼然被盛典使蘭津以內士人傳誦而歆艷之
益相習而脩名教以爲榮顧長丞有兄弟之誼獨能
嘿焉不相賀情乎哉爰介有司索吳子下雉湖上致
幣焉請所以賀公者予不克違乃申太守公德意而

言曰聞之古聖王卽位封賢者茅土非爲諸侯官府
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我明令甲斟酌古意用之
而重吏推恩又視漢制爲增厚則親民之政其先乎
今丞君以親民之政當

上意上亦因之顯其身以及其親夫親民卽父教之
忠也及其親則君教之孝也皆古之制也奉政公於
是乎有子矣公初爲安寧州文學官屬其子令射洪
有聲輒奏記自免去語其里中長老曰以吾窮經白
首曾不得效鉛刀一割之用乃兒子輩能以吾緒餘
爲朝廷受事脩職業卽無異身親爲之而又安能

役役老作經生師乎無何其子自射洪遷武昌去公
益遠公數詒書戒勿得內顧兩老人差強食不須祝
行不須杖兒其壹意清白勤公家毋失名譽卽兩老
人安內顧無爲也蓋丞君之能武昌也固有所受哉
會聞武昌奏最公又蹶然喜曰是不忝爲吾子趣童
子治里門以待嘉命至由今觀之朝廷加恩臣下
皆忠孝之徵非可以私意覲也乃予於丞君猶有私
快焉夫子之於親三釜千鍾無豐嗇皆養也一命五
服無崇庠皆尊也顧以逮親爲天幸非是無所用其
情耳古人南游而北嚮豈其爲賤而養不足乎其志

可諒已乃若奉 璽書以承歡擁章服而稱壽卽二
尊人義方其子而身享之非其種德異而得天最厚
然乎予故爲丞君私快又計其名位自今且日起而
圖所以報
主上者日益重且大明於報 主卽養志之道寓焉
故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曾子亦曰蒞官不敬
非孝也郡丞公奉若家訓久矣願益勉之當不徒以
家慶悅二尊人哉

送黃州太守彥吉鄒公入 觀序

鄒公守黃州蓋三年且戒期朝正受計天官大冢宰
其所部一牧八令聚而言曰公天下才茲行當以治
行應察舉表次爲公卿襜帷不復黃矣亡論黃人有
私望卽吾屬竊在下吏將安所師自樹而孰怙恃以
安其職且公方以垂橐入清風穆然載于路莫敢有
私覲奈負公何無已其贈之言乎於是屬趙黃岡詒
予書徵言爲贈蓋趙爲新安許先生高弟以先生故
識予而予又公新知也其復何辭夫太守吏民之本
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今觀遷固紀循吏曾不數人
而數人者之所爲又不過曰奉職循理曰去其泰甚
曰以儒術潤飾吏事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耳而一

切精悍刻核之士雖有異績不與焉茲其意深遠哉
吾楚列郡凡十五而黃爲最劇辨治爲最難公下車
脩師帥之體破拘攣之見削繁苛之條嚴於吏而不
爲束溼慈於衆庶而不縱其回錫譖不行狐媚不邇
以故吏得安其位而脩職衆庶安其田里而樂生比
其成也尤不好示務施以自旌其伐此不庶幾德讓
君子哉何啻遺風也蓋公生平內脩潔而外伉直自
爲郎負高節不能浮沈取容乃出守劇郡則第臥而
理焉豈其慕汲長孺之爲人而遂近之予又聞公嘗
面折人而義形於色已卒善遇之已復厚爲其人地

惟恐不見表異則非長孺能萬一也公蓋以學術勝
乎漢主知長孺近古社稷臣而譏其不學有謂哉至
如黃次公善助廉吏毋失賢者心鄭當時推轂其官
屬丞史常引以爲賢於已公兼有之蓋可謂天下長
者矣茲一牧八令所爲怙恃師保公而眷眷不能一
日舍去者與以予觀之公處黃黃人芑焉諸吏於黃
者芑焉卽去黃而九列三公其爲芑且益廣而黃固
其結轍地也予鄂人與黃人相望故得采黃人之頌
公者代贈言

送郡大夫叔見張公入觀序

張公涪世家初舉明經推擇爲鍾祥令鍾祥古郢都
今

帝鄉也故宮寢廟在焉天下蓋豐鎬視之矣其居人
雖首被恩澤號湯沐邑然有大帥司守中常侍司
祀事竝得奉璽書儼然臨之又諸祠官衛尉之屬
多所增置雜處一城頗爲居人患卽監司郡大夫制
有所不得專法有所不必信何論令也顧令又受成
監司郡大夫而爲之調其法以宣其制者也一弗任
則侮至一弗當事要則覺生湯沐之不爲吏民賴也
天下蓋又孟門太行視之矣乃吾張公卒有令譽於
鍾祥而上異績受知

主上褒以璽書而爵其所自生則遵何道乎可不謂
神君哉是時諸旁郡士人無不風慕公會有一詔擢
公守興國人或諷公興難治者公笑曰天下豈有難
民哉顧司牧自擾之見以爲難耳且予戒孟門太行
之轍幸而不踏興坦塗也又何難焉已下車未數日
問俗而知其民愿而嗇朴而不文詰窳而無積聚則
又訢然大快曰此可臥而理矣因下令與民休息未
一年政平訟理事集而民用和聲聞諸上官莫不嗟
而異焉太守所部不號難治耶何易易乃爾公攜纓

而對曰凡言興難者難興者也彼非簞簞損名則鞭
箠造怨耳以此難興豈興之罪哉於是諸上官無不
竊歎公長者而大爲興民幸蓋公開敏而習故實非
百里才以故削牘如馳發幽隱如照而解焚應變不
啻若刃遊而矢決之乃猶不竭其智不殫其能日寬
惠以慈於衆蓋龔少卿黃次公之流亞也其大者曾
無城府所至推赤心示人人亦傾心信之卒有疑事
輒不吝訪耆老咨遺訓而立辨焉又其大者躬厲清
白恥以一介自污故請託無所行問遺無所受居不
過飯脫粟行不過齋乾糗徃徃爲同事者所厭薄不

堪此殆古廉吏所難何但長者嗟乎茲公所爲無難
於興且一日爲興洗難治名甚大惠也興其有天幸
乎屬當戒期應 朝受計大冢宰諸士人卜祖于郊
而使吳子行爵吳子曰予所見天下廉吏其猶景星
卿雲乎何寥寥也卽有之其自喜名者也非其質廉
也觀公治郡率任質而不近名故廉無所強亦無所
爲語云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蓋重質乎夫
毛嬙西施有目者見而美之美其質也而非以其脂
澤粉黛也韓公子乃以脂澤粉黛喻善治不已大謬
乎甚矣廉之敗於自喜名也考周官冢宰以六計弊

羣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而已夫六德皆生於廉故計吏以廉爲質今天下稱廉吏而無媿色者孰有如公哉公行必以異等當太宰太宰有所表次而超拜右職必公其先也公豈獨無難於郡邑也與哉

胡山人詩序

胡載道氏故吳人以辟寇竊負其父徙楚之蘄春居焉今且長子孫約婚蘄春遂又爲楚人然非其好也屬貧不能治裝歸耳予蓋聞載道稱詩楚王侯士大夫間甚著顧咫尺不通予一刺者二十餘年心竊異

之暨予削籍還里中則載道一歲三見訪予謂載道何相遭晚耶載道曰知公處脂膏而不自潤黷誠貧亦不欲家於詩也今請得爲社中客足矣予益以此重載道非諸游談之士比也因與之言詩而載道亦惟予言而不疑遂盡發其所爲小寄菴藁芟其所不自信者十七而存其所自信者十三又稍稍繩削潤色之成一家言以視予乞序嗟乎載道以布衣遊諸王侯士大夫用其詩益貧且老而猶勇於求精而期於必不朽何壯也乃二十餘年一無所信而獨因予言以自信又何相知深耶予閱諸詩穠不至豔豪不

詹禹汭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及麤憂憤而不過激奇譎而不傷巧鏗然唐音也其在
大曆貞元之間乎即大曆貞元諸名家又未必如
載道之求精也其爲不朽也奚藉予言載道名譽其
子之驥亦自喜於詩與予友朱子得善

田子壽集序

往歲華容孫兆孺過訪蓋談其徒田生能詩云乃者
田生使使三千里外以其詩來問予序予蹶然曰有
是哉生師事兆孺而猶有所不盡信必有所待以爲
信顧其使來遠矣即楊子所進予麾之不已甚乎因
取其詩一再過則兆孺業已彙括之曾不浮譽生一

辭而生其人與詩蓋相當云夫楚自鬻子爲周文王
師其後遂多博雅文學士至離騷備風人之旨儒者
經之以爲辭賦祖楚人於聲詩其天性也乃若田氏
處巫黔谿洞間自高帝定天下世世內附稱蕃臣何
至負奇如生哀然拔流俗外而游諸名人達士間稱
詩異矣即兆孺能授之詩而不能使之盡信詩茲增
異哉夫白狼歸義是歌笮都而敕勒之歌率本鮮卑
語詩固不擇地而興矣秦穆公得由余於西戎用以
定霸何論文學聲詩哉予觀生之爲詩蓋有感於抱
藝不得自試又海內晏然無所用其武日佔佔喋喋

與被毳控弦之士出沒茅箐間無豪也乃慕三閭之
牢愁漱鬻熊氏之餘潤而發之詩以自舒其感槩激
叩之氣庶幾有所託而爲名高乃兆孺獨櫟括其詩
而不言其志宜生不盡信哉生名九齡字子壽因題
之曰田子壽集

方舟吟序

予旣序彥吉詩傳之矣乃彥吉信予過而益自賈勇
於詩海內諸辭家無不膾炙彥吉詩者頃彥吉以計
吏自京師還過其里攜所與葉山人俱來黃州計方
舟江行一月餘而下榻畱郡齋又一月餘所爲倡和

詩業已成帙使人持示吳子曰此吾與山人方舟吟
也子如不槩其無當而抵之敝帚乎願不吝一言首
引之庶幾有所託而取徵也時予方避暑谷室中不
攜一書因得靜手是帙窮日而卒業焉夫彥吉與山
人才境各有所臻而風力韻格兩不相下其究則交
相輔也彥吉善取友哉彥吉興致不凡標宇獨秀每
好自匠其意意之所極前無古而後無今飄飄然有
凌雲之氣而山人則逡循守繩墨稱體勢廣於取材
而嫻於結撰間出奇語得山川之助爲多予故謂其
兩不相下而相輔焉李廣程不識竝漢名將顧不識

正部伍擊刁斗自衛而廣獨減省約束令人人自便
其士卒愈樂爲之死卽不識嘗私竊歎服之予用兩
將軍說詩彥吉與山人其似之矣乃彥吉又欲推轂
山人以爲江南布衣重嗟乎彥吉豈獨重布衣哉山
人名之芳字茂長蓋嘗遊于鱗元美間稱詩宜其爲
彥吉友也豈世所稱必附青雲之士以傳者哉

賀通山王大尹膺部獎序

通山爲武昌最僻邑介在山谷壤土瘠而物力故微
頃屬歲饑邑人以菜色耕而吏不加恤又從而魚肉
之以故財日益匱賦日益逋閭閻愁歎之聲匆匆載

於路矣會兩臺使察眉而求之曰此苦吏急也因按
治墨吏去䟽請擇良吏蘇息之於是選部以剡谿王
侯來王侯故由明經宿儒選署惠安簿在任多異績
稱廉能閩中遂得察舉高等署右職始古桑氏所稱
六翮之恃非毳毛比數也異矣異矣侯故開敏而習
故實又善處議當人心初政卽反前令之繁苛與民
休息使得務耕稼滋殖以樂其生而後奉責逋之檄
蹙然臨之曰茲國計也非若曹所得終逋毋徒自苦
卽大司農徵發期會一督之不應將以文法持長吏
豈若曹安乎邑人聞之無不感服凡吾屬得藉餘力

務耕稼滋殖皆侯賜也奈何偷生喾窳而以失期重
侯憂於是相率樂輸襁至而輻輳矣已將漕者之南
都大司農按籍而綜核之謂通故多逋而今無逋且
先至爲諸郡邑望也非其令賢而優庶政能然乎乃
檄楚行省大方伯馳禮幣特旌異侯檄下侯猶謙讓
不自功曰茲民力也長吏何敢攘之以賈令名爲乃
邑人則私幸侯見知遇大臣益得安其位以盡力自
效當爲蘇息計益周至快也相與塗歌而野頌之庶
幾所謂一夫得情千室鳴弦者乎而學官弟子則邑
人之表也因介陳劉兩生來爲侯索贈言予旣述侯

知遇之概且屬兩生申之曰大司農被侯異與豈獨
推轂侯將無爲世道復古徵乎嘗讀兩漢循良傳其
最知名者類起議曹從事將作謁者以及丞簿均輸
長竝得從察舉賢良補守令徐用表次成績召拜爲
公卿庶幾立賢無方之遺意云逮我國家初任人間
用漢法久之法意寢微治理亦少槩見茲遇

聖天子法古求賢眷簡親民長吏詔察丞簿之良表
署爲郡邑長間且徵入列在臺省一時賢而在末位
者莫不彈冠思奮焉予聞侯之佐惠安也凡七被薦
書名藉藉動 朝著乃得稍遷一令蓋量才而歷試

之也夫仕患不遇合耳簿得察舉而令令不得表次而臺省而公卿邪侯其勉修牧政之未備者俟焉予將以侯爲世道質

感雨詩冊小引

張侯閔旱禱雨雨輒應予既采農人之謠作時雨篇誦之矣郡士人學官弟子屬而和者若干人得詩若干首業已成帙持視予且欲予一言引其端蓋人人德侯言言感雨也庶幾可以觀風乎昔洛人以雨歌祝曰精符感應元城人以雨歌東曰先生通神明然則閔旱而禱司牧事也而有應有不應其天乎乃天之旱吾土也不與隣壤異而侯之雨吾民也又不與鄰牧同天人相與之際難言哉彼所稱精符神明云如出下雉人口殆其所以爲禱者異也豈觀風者所不必采乎

任白甫玄草序

予考劉邵人物志謂求士當竭其兼長蓋使之論道德法制策術備矣夫士負其奇亦謂非備不足以自見故其業勤其論易定未有不得才者今制三試蓋兼用之而士彬彬兼應之則先輩有焉晚近承學率沾沾用其一而緩視其二曰取具目論足矣嗟乎豈

惟士自恕哉有司不必求備於士而士即無所用竭
耳予友江夏任白甫氏於斯三者殆有精詣自弱冠
負名江漢間彬彬乎兼長士也顧復不售有司起家
貢籍則不必求備而士無所用竭之明效也乃白甫
既入 大廷卒業大學給事大宗伯屬又無不以文
冠天下士豈其怯小壘而勇萬人敵哉所遇求士者
異也客有抱玉過三家之墅曾無一人就視者挈而
趨名都之肆則重價爭購之何以異吾白甫哉白甫
今售矣白甫故與郭吉士美命同業吉士今雖以文
顯而猶推轂白甫不置因裒其所著諸義及 大廷
以下所試諸兼長屬劄劄氏以傳而命之曰任白甫
玄草蓋華其辭而幽微其旨也吉士知白甫哉而予
為題其端如此

伐檀齋集序

頃予遊吳而吳詞人多從予遊者最後得張左虞蓋
王元美先生所呼酒人也而又津津賞其詩夫元美
居恒於吳人鮮浮譽豈左虞無當而見阿耶今觀所
著伐檀齋詩固恨得左虞晚矣左虞故為衛將軍一
再見用大司馬業已躋而自罷退居吳趨里每好讀
先秦兩漢書所為詩一洗穠郁靡曼之習而抗意曹



阮結體唐十二家而於其鄉之先達舍元美昌穀非其侯也人言介胄之士稱詩沾沾剽儒墨以藉資賈重為自媒地蓋有之而以當左虞則大謬不然夫柏梁臺詩衛尉大將軍儼然在列矣逮若清嘯退虜雅歌從軍橫槊賦詩下馬作露布豈不介胄士而盡椎魯無文哉即左虞遭邁承平吳下垂三十年不用武乃得退從所好燈精竭才於詩以自喜則何負於世而世顧苛求之藉令左虞不蚤自罷馮陵一旅樹伐行間矯矯稱虎臣稟將而顧不能以尺牘希敦詩悅禮之風亦椎埋馭狗乘時赴功名者耳何豪哉予既別諸詞人左虞介其友曹子念為請序予即不敢用左虞盡吳下才然用元美之不浮譽足以才左虞矣

序三首

蘇公寓黃集序

蘇長公之寓黃也蓋被放云然長公以文見於世而文益以於著如兩赤墜賦津津人口者四百餘年豈非境必為村而法必屈宋揚馬幾而才氣風節有足難

梁臺詩備尉大將軍佩然在列文述若清嘯退廢雅
 敗從軍橫筆賦詩下馬作露布豈不食言七而燕雀
 尊無文故即左處遺遺承平吳下垂三十年不用武
 乃得退從所好為精竭才於詩以自喜則何負於世
 而世頗奇求之詩今尤處不盡自羅馮陵一旅樹伐
 空與盡吳下木然用亦美之不致譽且以木空與矣
 既歸歸入式與介其文曹子念為韻草亦不須用

旣甌洞藁卷之四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校

序三首

蘇公寓黃集序

蘇長公之寓黃也蓋被放云然長公以文見放而文
 益以放著如兩赤壁賦津津人口者四百餘年豈其
 境必烏村而法必屈宋楊馬哉而才氣風節有足雄
 一世而倡後來人人爭豔之矣予考長公少聞其母
 誦范滂傳慨然慕之母亦大異其志後雖師其父為
 文然性好莊子賈誼陸贄書故其為人倣儻踔絕一

無所回疚而文絕似之大都忠獻納似誼而少躑健
論議似贊而少激至縱翰揮霍旁若無人似莊而不
善藏其用予以爲當是時不及黨禍如范滂幸矣何
但放夫長公力詆新法王安石亦心惡其異已而陰
擠之此謂邪正不兩立雖得禍甘焉乃安石每得長
公文與客歎賞不已至謂司馬子長不能過何正言
方媒藥長公詩以爲訕上且下詔獄窮治之而猶宣
言於朝曰軾奇才也嗟乎異哉豈文能作祟而猶翼
其有令名則予所謂才氣風節足以厭之也予又竊
異夫長公旣放與人書亟以詩文爲戒而黃諸作乃
獨多不幾於猩猩嗜酒且罍且飲乎古今辭人之癖
有未易以創解者類如是矣他日長公自譽其文謂
如萬斛泉不擇地出而好事者評其詩又曰如武庫
干戈森然令人神懍乃其中不無利鈍長公固善自
道而評亦深知長公哉嘉興陸仁卿氏自爲文部郎
嘗夢與蘇長公遊已左官量移黃之別駕會從其長
鄒彥吉氏過赤壁則遽遽然夢中事也因力贊彥吉
一新其祠宇而使江山增勝已乃屬王文學行甫括
長公寓黃時所爲詩文彙爲四卷附錄一卷蓋不啻
字句珍焉題之曰蘇公寓黃集使人問序於予予又

稍稍裒益之而序其端如此

方君敬先生七十壽序

初先生與余同舉進士又同試春官祠部政諸見先生貌古口訥出入手一書默默玩誦不以色親人不以言自見以爲無大隄人獨余與長興徐子與異之謂鼎士負千鈞弩不輕發人固不易知也會大宗伯華亭徐公試所部諸進士以兒寬天子建中和之極爲目先生立草數千言不易一字余兩人就視之則多采遷固禮樂志及仲舒春秋繁露語反復借漢事諷時政得失其文辯博宏雅當事要因相顧竊歎天下士豈可以皮相哉迺先生亦已心異余兩人時時過從以古文辭相命未幾先生領邑出之嶺外矣順德在嶺外爲最沃宦其地者多以篋篋損名先生獨持廉平約與民休養屬海濱盜起先生不勒一兵第密發邑中諸大猾陰罪令得捕盜自贖盜遂平因得上首功 賜增祿一級後島夷犯吳越有 詔募兵嶺外而邑中應募諸少年多亡命無賴坐索厚資爲父老患先生面諭以禍福徐令人持牛酒勞之無不竦意就道者視旁邑不下省數千緡在邑四年兩臺使累薦其治行類多稱先生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

辨余兩人私相語曰向謂千鈞之弩不輕發今一發中矣方郎鼎士哉然坐不通京邑貴人書不得入爲臺諫稍遷南京民部郎無何屬衛士脫巾之變移罪司筦庫者而波及先生先生拂衣去去之日實不持一錢歸與劉宜人拮据治薄田自給居數年島夷大寇閩莆城失守先生有天幸得與其二子縋城脫大難避之邵武時伯子先舉明經仲尚爲諸生最少先生雖辛苦顛沛中介然不自失日閉戶詠歌與二子講業辨析疑義會余遷邵守適至稍爲從者具館穀先生尋遣其仲從余遊余閱仲負異才大喜謂先生有子何患無家先生亦大喜與余居邵且二年雖倡和杯酒間徃徃藉以聞過余益嚴事之至有私干先生者則先生掩面走耳已先生還莆未幾仲用經術魁閩省明年成進士爲世名人卽先生晏然田間至快也日予東遊過白門遇仲問先生年已踰七十矯健無異別邵時念不及走閩海稱觴迺因仲致辭壽先生曰先生之命字曰君敬肯哉蓋身有之矣夫弗恒其德而恒其年者倖也先生自少至老持一敬不怠卽所稱貌古而行恭口訥而中辨敬也夫敬事則敬敬人則敬故廉徵於吏直徵于友介徵于患難要

之敬爲其道也先生所以介多壽而長保令名固恒
理哉昔机汜七十而不釋恭爲魯君所尊異成回七
十常恐虧節仲由稽首稱君子焉茲先生已能事也
若夫呂尚父傳丹書首稱敬勝則八十矣衛武公作
抑詩箴戒恪恭不少懈則垂百歲矣先生其尚勉之
哉壽蓋未可以年筭紀也仲再拜謝曰家大人友天
下士多矣未有知其心如先生者請得馳以報家大
人

送陸仁卿自黃州別駕 召還刑部郎序

陸君仁卿自內曹移黃久之不調乃其仁風達節業
已溢旁郡旁郡士大夫莫不延頸望之庶幾旦夕得
藉爲丞守而復覩穎渤之治乎無何 命下召還刑
部郎黃人鞅鞅失怙恃旁郡士大夫有缺望焉會其
所部九屬長吏將爲仁卿設祖先介友人王行甫氏
謁言於予予曰微行甫言予不能無意仁卿也而又
重以諸君子之請乎夫黃楚劇郡也故稱守難而以
佐守爲尤難何也專制與兼攝之勢異而久暫殊形
也夫專以一制萬卽萬視萬聽皆一兼以貳執一卽
一視一聽猶貳此吏民之大情也故今天下稱善守
者常什三稱善攝者無聞焉其有聞者也又非其可

久者也惟仁卿之於黃則大較不然其用守之道攝之乎仁卿故嘉禾名懦弱冠起家成進士試理廬江用察舉高等入爲刑部郎尋改南京選部駸駸負公輔望矣會中浮語左遷量移黃別駕蓋逡巡畏路且十五年仁卿素其位行若不知有險夷利鈍者比至黃則守適以覲行守還又適以遷去而仁卿先後居守者幾二年是二年也固仁卿遊刃之地而長駕遠馭之資也然予不難其居守而難其以佐守且二年如一日也予觀仁卿抱汪洋之度不屑爲媿阿具開敏之才而不務爲精悍懷乳哺之仁而不任爲姑

息蓄博雅之學而不肆爲曼辭明金矢之條而不習爲周内巧詆諸所嘗施大者禮賢興學問疾弔死考先民之逸典而脩師帥故事豈非予所謂守之之道乎夫仁卿不自貳黃人亦無所自以貳仁卿故二年一日九屬一心吏之畏之也有餘懷焉民之懷之也有餘畏焉故曰萬視一視也萬聽一聽也今之爲吏者循循視已成事保無失其名譽幸矣何敢望仁卿之難若是哉頃者 朝政廓清

天子思用端人正士諸嘗以浮語中仁卿及從旁下之石者竄遂殆盡仁卿始得以名實自見被 召還

然則險夷利鈍豈人所逆覩哉仁卿自此升矣予謂
仁卿素其位行蓋知其爲郎也當不易其所爲郡也
卽知其爲公輔也當亦不易其所爲郎也予嘗一日
過黃容仁卿則仁卿知予深矣諸君子乃謂予知仁
卿而以意屬之敢不拜命

傳八首

四烈傳并序

四烈其三郡人其一蜀人而郡人姬也俱生嘉靖間
先後以盛年從其夫死予竊心異之喬水之詩說者
謂文王化行江漢卽女子能以禮自守豈四氏能風
於詩乎夫四氏皆處身貧賤家生無所師死無所激
第自信其從一之志魏如泰山不可動信如四時不
可移曾不知有身後名也奚啻賢於遊女之自守者
乎至如劉中壘范宣城所著稱方斯或有遺憾矣夫
徽美不殊而世典或漏君子猶愍焉乃予產同其鄉
而覩聞其事甚著寧能使之溘死無傳也卽閭巷何
以風作四烈傳

石瓊秀豐樂里人郡諸生石漢女生嘉靖丁酉自少
性剛烈與羣女居抗志自好不習爲冶容甲辰聘州
人張經世乙卯經世病卒瓊秀聞訃悲咽毅然欲奔

喪父母力挽之不可比至經世家一哭幾絕徐強起上堂拜舅姑曰不幸不及事吾夫猶得爲吾夫事二尊人卽張家婦無他志矣遂留喪次不去其後父母婁迎之舅姑亦以貧故婁勸之歸瓊秀竝以死誓弗聽稍迫之輒欲引刀自決自是宗黨內外無復敢有奪其志者張氏故微而經世父方困諸生不能自給未幾父又病死瓊秀獨與其姑自相弔卽并日而食不言饑易衣而起不言寒竟癯然骨立至庚申三月嘔血死予考列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女靜翟女素也然靜之不嫁爲父報夫而素之死夫爲見迫於賊皆有以也乃瓊秀則何以哉夫執禮奔喪甘貧誓死此其志蓋可以貫金石而與日月爭光卽羅翟二女難之矣經世父名化予少嘗師事之

從二姑爲宣化里人從必達女適趙璉兩家皆田舍兒曾不聞醮誠語乃其居室倡隨油然天性鄉鄰賢之越六年璉病且死目其妻而不能言二姑泣曰得毋以妾爲念乎惟有與君同穴耳於是璉自始瞑二姑撫屍哭之婁絕其姑力慰不解誓以死殉姑因屬一老婢密護之二姑知姑意勉從之已葬璉舍東隅朝夕持漿飯哭奠焉聞者爲之哽咽流涕未幾私告

其婢曰幸善視吾姑吾夫待吾冥冥且旬日今得以身與之試黃泉虜虻蟻死無恨矣語畢遂不復食尋以他事給婢出即閉門解其經經死室中姑與婢破壁救之無及矣死之日年才二十有四其姑哭之慟曰婦死吾兒也因舉其喪與媵合葬予觀古列女類為人所不亮而恐見污至自刑其耳目鼻髮以示心若曰刑餘之人可釋也乃二姑一無所為而獨以有同穴盟慨然身赴之惟恐失期即賈生所稱烈士殉名未必若是勇也此之為節不已難乎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堙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壻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附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竇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為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為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

墓婁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
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
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
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舂私
謂奴曰明日不相舂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奴易
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
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
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
矣又年少質弱卽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閥可損保訓
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茲不凜凜丈

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姬豈
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
信矣

艾姬者蜀之什邡縣人艾榮女吾友陶弼令綿竹時
納爲小姬初陶娶于黃無子而善妒嘗納吳氏姬生
一子且數歲黃陽愛之因勸陶再納黃氏姬蓋黃姬
卽其兄女性悍而有妖態計納之足以薄吳姬寵而
危其孤也陶尋攜兩姬之綿竹果不相能無何黃亦
自往助之入解卽撫吳姬子陽泣曰久不抱兒兒
瘠甚豈小婦不善視兒耶陶信以爲愛也遂不復有

他慮會兒有微疾而陶適役于外二黃陰賂醫酖殺之且目吳姬曰尚能恃兒近吾夫否已陶知兒死二黃手而莫如之何第遣與吳姬俱歸吳姬遂見逐爲農人婦矣故陶得乘是時納艾姬艾姬年始十七端好寡言笑有寵於陶後陶遷姚安別駕攜艾過家與二黃異居二黃竊恨之已陶又坐事貶閩閩叅軍獨攜艾姬往黃愈不能平嗾黃姬往制之比至則艾姬退處一室曰寧絕吾進御毋寧使官解存惡聲汚吾夫名是時陶已踰五十無嗣自憤爲妒婦悍妾所厄鬱鬱成疹死黃姬恬不爲哀第自括其裝中資爲再

適計而獨艾姬抱屍撫棺哭七日七夜不食而死死之日屬其從者曰吾從夫子地下無恨矣幸焚吾屍裹吾骨以歸庶幾附夫子之餘土藏焉從者如其言以骨從陶櫬還至家黃猶妬未已大罵曰婢子安得附夫尋瘞其骨壞垣下且逕其上曰婢子安得有冢乃所謂黃姬者業已不用命而自嫁夫矣嗟乎悲哉艾事陶未久且非其正御也而能慨然以死殉可不謂貞乎彼婦之妬不有其夫而忍於翦其嗣又何有於殉夫之小姬也後三年黃以惡疾死又二年郡牧楊仁甫始遷艾姬與陶合葬而爲文祭焉

林貞女傳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解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竝仕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卽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舐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義參政爲援訓詁解之女大悟

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母亦未聞古之道也參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閭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參政竝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匱盟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老親

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卽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於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叅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詒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以

及人之子是重余不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耳乃兒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閣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徃徃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

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垢之外而有皜於赤
日烈於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
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明處士孟華陳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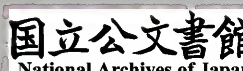
嗚呼公下世凡四世且百餘年屬麗牲之石尚虛其
孫都御史蓋恐久而遂泯泯也始自敘述祖德以詒
後昆庶幾聞諸學士大夫家矣已其曾孫大司馬少
司馬先後來填吾楚國儼然在宇下而兩司馬竝
厚視之因以其傳屬焉傳曰公名英字孟華閩長樂
縣人其先福清南陽村人梁開平間遠祖大郎公自

福清徙長樂之江田傳生七世祖文海公又於宋開
慶間自江田徙古槐文海生該該生世珪世珪生遇
生遇生生洧洧生育是爲公父以永樂戊戌年生公
公上世竝隱於耕而家亦晏然自給逮

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
人踐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謫戍
寧夏寧夏故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趙克國所稱
秦民見行如徃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人投之亡
論荷戈控弦非其任而性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
慘裂鮮不瘡瘡而立僨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父

彥相繼戍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茲趣吾赴水火也一死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已何或曰法得以自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歎曰天乎天乎吾不復得為成人矣因用火鳳草矐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醜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以折髀致福然而為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痼至成化己亥年六月卒于家越嘉靖戊子始得與其配林孺人合葬于六都之星谿公生平性方嚴寡與人合因取古人佩韋義自號和庵當公之世去江

田族已遠而家又中微乃獨惓惓顧念其先不能忘自脩甘二尊人暨世守宋元間故居遺器以蒸嘗家廟歲無缺儀猶能割餘產以助江田諸祀事曰均吾南陽裔也此可謂知本矣公雖鮮兄弟而友愛諸從不減同胞其遇從兄文粳孟輝尤極厚善後文粳舉進士孟輝以文行顯卒祠于鄉鄉人益以此義公會流賊鄧茂七寇古槐古槐人奔避山谷多至失所寇退公悉招而恤之使得各寧其家宜公樹德古槐至于今也林儒人為三溪世族女賢而有士行與公共持家難拮据無遺力生三子長培蚤世次疆次塗贈



刑部侍郎一女適諸生高伯熊孫六人其顯者大倫
贈御史大用進士官常州府知府大濩進士封都御
史曾孫十八人其顯者瑞卽大司馬省卽少司馬竝
進士琦舉人表貢士玄孫三十人其顯者長祚進士
官兵部郎長濬舉人長勉太學生餘穎脫膠序者二
十四人嗟乎初公嬰家難求驛一遠戍不可得至自
盲以芘其後何蹇蹇也乃其子孫先後起經術登用
治朝纓綉相屬大者位上卿次亦不失爲郎吏二千
石樹勲伐而流聲稱駸駸盛矣弔賀倚伏其機固然
哉藉令公愛兩目而從遠戍卽子父未必相保又安
知百歲後滋大如是哉語云本深者末茂德厚者流
光由斯而談天之大公後也詎獨以自盲也陳氏其
未艾乎

處士徐伯宸傳

處士名御章字伯宸德興人世居天門村蓋秋谷先
生八世孫也按張太史式所爲行實稱先生曾大父
行曰是出我瑤坂翰林顯忠公之曾孫上舍文中公
子也初文中有姊適建昌知州徐從龍後從龍無子
而產厚子異姓子三人以先生爲介子名之曰嘉善
遂爲徐後以理學仕元爲饒州路教授生公益公益

生授卿授卿生世華世華生有諒有諒生釋傳釋傳
生瓊文卽處士父娶渾溪吳孺人生三子而處士其
季處士生成化丁酉自少負英氣治舉子業雅志用
世會病羸用父命中輟視生產然其性獨嗜書喜稱
說古人雖之田間手一卷不釋居恒念先世多名德
益自砥礪脩布衣之行擇地而後蹈由衷而後言居
家馴行孝友歲時齋祀曲極嚴潔每一追慕其先公
未嘗不哽咽流涕又父事其兩兄至老不倦所與宗
黨內外稍直不阿徃徃面折人過俟其改也又卒善
遇之以故鄉人見憚稍行不義輒相戒勿令處士知

至紛爭不決得處士居閒一言帖然自解去不復有
纖芥遺憾卽不自意蒙外侮曾未嘗少動聲色第以
理喻之其人愈自惶恐謝過又不吝恤人之私而恥
有移德晚年與里中葉文學欽義士全以意氣深相
結因脩鄉校遺事以風厲一鄉鄉人尊信之未幾爲
春旱倡鄉人禱雨不自知其過勞遂病卒時嘉靖庚
子年纔六十有四先娶舒氏繼李氏生六男子曰迪
昭續昭誠昭賢昭繼昭述昭一女子適庠生許珂孫
男八人曾孫男五人處士下世且四十年其季子述
昭自爲狀越數百里來謁予作傳予因論其世而撰

次之嗟乎伯宸非所謂閭巷之士砥行立名而可施於後世者哉又多賢子孫微予言亦不朽矣顧予由伯宸溯秋谷公八世皆張裔而張又邑望族秋谷公蓋嘗自歎不及范仲淹意深矣乃其子孫數百年守徐姓不變豈曰孝子無改於父之道乎予按徐氏家譜樞密公故分寧籍有子六人獨真州別駕瑀從公徙德興其五子竝歸分寧則樞密之族在分寧者尚盛也瑀三傳而及從龍無嗣而嗣外家子得母自絕於分寧乎其自真州以下不宜享祀矣乃秋谷公重負恩不忍遽復然一再傳而徐氏之澤已斬久而自遺其宗以宗徐不猶田之爲車夏侯之爲孫乎是何孝之過也林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予故於處士傳及之以俟後賢云

贈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季厚陳公傳

公名塗字季厚閩長樂人其稱遺安蓋慕龐德公之爲人而用其前訓也父曰孟華公英其先世具孟華公傳中勿敘初孟華公娶於林生三子而公其季少嘗業儒家言久之爲貧棄去獨工楷書法雅爲鄉名公所重居恒意氣自許而卒折節行仁義里中會伯氏蚤世孟華公瞽而鬱鬱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

內持諸艱而外禦羣侮徃徃出死力至析產則推其
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
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牒
復至當公以戍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戍法念南
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戍死者無筭其令北人戍南
者與南人兌南人戍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
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免寧夏戍而代王韓兒爲
闡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
公除籍而牒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
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

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兌戍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
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甲寅丁巳間也又二
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詞於路公不得
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
之靈也弗濟吾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吏
解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京時公單衣踉蹌
雨雪中憊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綈袍與公禦
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賈勇而北比至京則
懷資罄矣屬其中表謝仲簡氏時爲司空郎公徃依
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具館穀且居

閒從史其事疏上得報可除寧夏籍以歸然坐是廢
生產而家日益貧歷正德間董董朝營而夕炊殆無
宿飽已又值歲荐饑饘粥不繼者累日嘗匍匐趨福
州將爲人傭書以自食遇其從父季靜止之曰傭書
非計因令受童子三十人授書市中未數月公又厭
從市井兒取糶爲日曰壯夫不爲也謝去自爲卒歲
計而課諸子誦讀不欲以窮乏故損志公故人蕭某
善禋其家政四世同居公心敬之日稱述以爲宗族
訓惡少林順嘗挾睚眦之際暴公逋戍事幾爲所厄
而死事旣白公亦不校後辣谿祖墓被發不得賊宗

人曰其順乎順忍人且吾仇也公曰茲疑也以疑殺
人雖仇何辜而吾忍乎其人聞之大自愧服後公以
積勞成羸病且死屬其子孫曰吾陳氏之脫遠戍而
近屯也其猶出重淵而平陸乎事雖有天幸然微林
謝兩中表吾幾爲厲鬼不反何敢望首丘乃今吾目
瞑矣若曹其母忘兩中表哉夫人有怨於已曾不越
宿而已忘至不忘人之德則欲世世報之公之德字
概見矣其配高淑人邑茂才剛哲女也高故名族茂
才尤以儒行著稱淑人之閒家訓其天性矣初茂才
卜壻得嘉議公而以淑人歸時已不逮事孟華公而

獨林母亡恙林母視諸婦嚴而有禮淑人獨能曲順其志而用其命林母益安之謂少婦良已試之中饋中饋飭授之家政家政飭蓋淑人性能安澹泊其自奉曾不饜鮭菜得一肉則以進林母而後分甘諸兒所與嘉議公歲時供賓祭篤宗親則又勉致豐潔以當公意遇孟華公忌日輒手治葶羹薦之從其生時所嘗嗜也已公坐寧夏詰逋戍頗爲里胥所擾歲無寧日淑人竭力佐公厚賂遺之公乃得脫然自行其志凡三如京師皆淑人解橐中裝爲資最後併鬻其奩田略無難色暨林母寢疾淑人請以身禱不起爲

之痛哭垂絕且傷公貧不能具厚歛因盡發其故篋衣襦衾衽以相之成禮里人稱淑人賢孝無間然矣其後貧日甚淑人處之晏然卽食不再不言饑衣不重不言寒公嘗操舟從連江載粟來中流遇暴客僅以身免淑人恐公自傷也慰之曰暴客奪公食而公不貲之軀故亡恙至厚幸矣尚思其他耶公意遂釋後公卒而諸子漸長淑人每勸哭訓戒之曰而父猶藁葬也而母卽後死其猶以若曹肩陳氏之統若曹卽不綴學以自振他日何以易而父墓道且令而母負地下安用後死爲於是諸子退而力脩其業成儒

淑人目覩成進士者二人喜且泣曰而父不及見矣
公生宣德己卯年而以正德丁丑卒淑人生後公六
年卒後公九年嘉靖戊子合葬星谿越甲午以子大
用貴奉 敕贈公文林郎監察御史高贈孺人越萬
曆戊寅又以孫瑞貴奉 誥加贈御史爲嘉議大夫
刑部左侍郎孺人爲淑人子六人大猷大倫大夏大
用由進士歷御史仕至知府大濩由進士仕至府同
知封僉都御史大全竝淑人出孫十人人長器官巡
檢次訓次瑞由進士官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次謀
次舉次琦舉人次奉次常次省由進士官兵部侍郎

兼僉都御史次表貢生次居次奭次鬯次潛次后次
袞次健曾孫三十人長祚舉進士爲兵部郎二十四
人爲邑博士弟子餘尚幼吳子曰予觀嘉議公狀蓋
惻然傷之而竊幸其有天祚焉夫公備嘗艱險以靖
家難而遺之安志何壯也而卒窮約以終其身豈其
智有所必困而義亦有所不爲乎今子孫席其餘慶
輩出爲縣官用中外夾輔勲載旂常光揚公秘德儼
然受知 二帝追爵至上卿陳氏於是乎大矣微公
其誰荒之卽淑人佐公於微而振其子以報公豈非
天祚陳乎昔者懿氏之卜陳曰五世其昌竝于正卿

公豈其苗裔也又令聞足以長世宜過所卜遠矣

人為馬士余子鎰尚以吳子曰年躋最遠公非蓋
交火對曾孫三十人身抑舉數士為與暗視二十四
兼僉階階史火表貢主火器火與火學火器火氣火

甌甌洞藁卷之四十五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傳一首

章養心先生傳

先生名子沐字養心吳興德清邑人其先會稽人有
徵士魯翁者業形家言為人相冢宅有聲會

宣皇帝卜陵且得兆而復陰埋金錢其下 詔使天
下諸形家相之無一中而獨徵士奇中有如拜壓紐

射中覆

帝意大悅欲官之辭不受因 命大官賜酺而錫以

徵士名徵士自此重矣已徵士遊德清愛赤岡佳山水家焉已屬其仲子之季徙東衡又爲東衡章氏季生三子長曰恭無嗣子其弟敬之子裕爲嗣裕生四子季曰鑾稱西林公西林公娶陳孺人生三子長卽先生先生少英偉不作兒態十二負笈就外傳非省母不歸十七補邑庠諸生歲時下帷誦讀嘗手鈔五經諸子及秦漢諸名家言行坐手一卷不釋爲文卓有古意會西林公困徭役先生又時時輟其業佐之已復不見知遇有司年駸駸踰壯頗自厭薄舉子業弗治移其力治生其後生計稍腴且已有丈夫子四

人日與其配孫孺人具甘毳娛西林公未幾公病卒先生哀過於禮明年孫孺人又病卒先生遂絕意進取爲延師課子計至萬曆己卯伯子嘉禎舉于鄉庚辰登進士第先生且喜且泣曰是兒吾先子與吾內子嘗厚望之今俱弗逮見矣是年先生六十而叔子臺禎試得僑鄉士人無不舉手賀先生者辛巳春伯子授楚蒲圻令當之官過里迎先生就養先生曰有老母在吾安得獨就兒養第兒經生也不習爲吏吾姑與俱視之比至蒲邸三月喜顧其家監曰兒初解逢衣試一邑如老吏吾無憂矣遂決策東歸爲陳孺

人壽伯子度不可留以八月朔日具舟戒吏卒送之江行凡六日夜抵蕪湖蓋先生江行累夕多怪夢時時憂陳孺人臥不貼席已遇鄉人之爲江賈者得家報則陳孺人固無恙也先生大喜束書遣蒲人操舟還報伯子而自與蒼頭數人買舟從太湖歸時風候不佳舟人與其蒼頭皆有難色先生力拒之曰吾所爲舍江而湖者以湖徑於江猶及吾母壽辰也如必以風候爲行止奈倚閭者何舟人於是強從之解維行不知幾十里舟竟以風敗同舟之人無一存者蓋八月旣望事也後數日有村叟顧玘行經沙浦間見

漂屍縱橫惻然傷之指先生曰是美髭而練衣者非大儒則大賈也得無有求之者乎明日村中惡少年數輩爭來褫先生衣叟不能止已探袖中得一箠以遺叟其便面則蕭太史良有所書贈言也少年旣去叟乃呼其家僮從沙中瘞先生屍且識其上而餘屍纍纍左右焉乃先生家與伯子邸中兩不相聞也居月餘伯子忽忽心動馳一使歸起居先生則舉家驚悸莫知所出而蕪湖所遇鄉人適亦歸趨告其家以蕪湖別時狀當是湖上有不諱也於是叔子叩心呼天偕諸宗鄴人大索湖上數日遇顧叟指先生屍所

在啓之顏面如生併得所遺衣箠以歸比蒲使還報伯子時尚不知先生何適乃伯子方寸已亂即日棄官徒跣從間道歸至家則內外哭次於堂上矣以故伯子憔悴苦塊者三年猶有遺恨不遽出嗟乎予閱先生狀殆不勝其悼矣狀又言先生內行甚篤居恒見二尊人稍有慍色輒夫婦跽牀下涕泣請罪必豫悅而後敢興視二弟曲極怡愛至白首無一間言癸亥歲大饑里人李文錦夫婦餒病且死扶攜叩先生之門求鬻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延入之而手爲糜餽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

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時先生業師遊宦南州朋儕多欲拉先生謁南州而爲救荒計者先生獨謝不往曰夫士自食其力日一飣粥甘也何至走數千里拾人餘唾爲嗟乎若先生可謂孝廉也已迺獨以經術老不見爲世用而又死非其所天意之謂何吳子曰先生之適楚爲急其子也而取徑道歸吳爲急其母也鍾情俯仰之間蓋天性矣自古有死卽不免魚腹未必非正命夫謂非正命也者則屈之懷沙也以忠申徒之負石也以直曹饒二娥之沈于江也以孝具曰非正命可乎予楚人與蒲爲隣比聞伯子政方新

卒卒以家難棄蒲去蒲人至今戀戀焉則先生何負於天而天故危其身以遺恨其子莫非命也夫先生享年六十有一孫孺人故名家女相先生有士行生男卽嘉禎臺禎而禧禎吉禎則孺人所置施氏出也餘具王司寇所爲誌中勿敘而予傳其大者如此云

記十首

肥城縣重脩關侯廟記

肥城故有關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聞睹

記邑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醵錢聚賽爲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輒相率磔雞刺彘尸祝而禳之以爲常云弗賽弗禳卽家懼而人不自安史噐氏所謂神依人而行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年廟日就蕪圯幾鞠爲場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材鳩傭一新其故寢殿中嚴賓廬在序庖逼庖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虞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暮月邑父老之賽且禳于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廼以其意屬予記予按雲長以漢前將

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謚壯繆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母亦竦意臚語有如蔣帝茅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妥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磔雞刺彘賽且禳也今尊神而庠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其名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而肥祀為猶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斬顏良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邑也祀典所載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食既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固宜世世祀不

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甚矣夫侯合徒翊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焉依且父老獨不見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談禍福相倚侯亦不能自為命而又能於百世之後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礱石而碑之

登石蓮峯記

峯在普定城內稍南隅高可百仞獨峙爲一方奇觀故未有名後以浮屠氏塔其上俗遂相傳呼塔峯林大夫不以爲雅屬予易今名云蓋予從大夫登是峯也凡數十折皆捫石而上石片片阿那如蓮華俯仰視之則盤紆嶸嶸雪然千葉蓮也又其麓爲古圓通寺命名蓋有取焉林大夫曰茲山生金筑夷壤不知幾千百年始入皇輿又二百年名始著豈其遇我兩人晚耶今夫天下士以遇塞爲顯晦彼負奇終身泯泯不見物色如茲山者豈少也比其顯者也或不必茲山若也又奚論蚤暮耶於是振衣絕頂趣童子雅

歌觴予有頃滃雲垂天薦雷殷地雨且至大夫曰茲泱泱乎山靈來哉予謬爲呪曰山如有靈雨姑徐徐遂與大夫各踞一石飲環視數百步外居人走避雨田者不及被襪襪市者不及歛闌闌山鳴潦湧匆匆瀉瀉獨予與大夫箕坐飲自如雨亦竟不至暨漏下數刻風起不可燭始扶攜下就飲寺中比入寺則雨驟如注不止矣時萬曆改元孟夏辛未日夫峯之得名偶然耳乃雨止數百步外使予兩人竝饜其心賞而後至可不謂奇哉可不謂奇哉大夫莆陽人名澄源字仲清

雪山水井記

往歲友人以白甕缸一口見遺體圜而資極瑩澈高尺許徑一尺有半中可貯水五十升漢人謂玉晶盤與冰同潔茲庶幾焉驗之蓋正德間器也未幾客有載一白石山來求售者大不盈尺高倍之客不自知其名予曰此玉華石也出將樂洞雖工人稍斲其初而天造奇形故在巉巖礪砢光片片可鏡其陰則斗削壁立上下兩空洞有含煙出雲之狀卽小山賦不盡其奇矣因以布十疋易之客大溢所望而去頃予抱病溽暑喘息如焚思欲登雪山而浴水井不可得

因取玉華石置左名之曰雪山白甕缸置右而實以清泉名之曰水井乃布竹榻其間坐臥焉遂覺暑氣漸微涼意漸洽間起而摩挲之則翛然山欲雪井欲冰也已而自笑曰炎方六月何自有冰雪哉夫霄壤之間凡可強而名者借也而吾以其不可名者寄焉亦借也豈惟拳石勺水爲然仰積氣而爲天俯積塊而爲地皆強而名之也託之乎象其形也天地且爾又何一物非借乎乃予之左雪山而右水井也亦象其形而借其意耳漢書云清室則中夏含霜夫室可霜也安見山不可雪而井不可冰乎客有聞予言而

歎者曰信如子言不知真之爲借借之爲真矣客知言哉

登馬鞍山記

馬鞍山在州之東五十里許北負大江南臨下雒湖其高不下千仞週迴凡三里而與他山綿亘則百餘里予偶江行望山勢絕類天馬計不能飛跨之乃停舟江口攜兒無忌步過山逕徘徊仰視久之爽氣裊裊然可結乃有農人數輩邀於路蓋治予家薄田者遂從之抵其舍舍在山之南麓左右皆水村而後有崇岡竹樹蒙密坐上居然見湖南諸山蒼翠與水色

相盪田家景若此豈必輞川洛谷哉時農人爲予炊黍尚未熟予起遶舍傍西行數十步見田中荒壘凡數十相望成行農人相傳以爲古蠻王陳兵張設旗鼓處因言山顛有洗馬池但峻絕罕人跡至耳予益興發不能止農人初猶難之見予束衣奮臂而前則左推右挽由西麓攀竹木上雖荆榛披面藤蔓繭足不復顧稍倦則踞石少息踵凡數息始至而所經怪石若芙蓉若仙掌若錦屏若象馬類者不可勝數乃其上複嶺稍平可住足而觀所謂洗馬池者又當山之北凹廣二畝深幾五尋外隄之高如堅壁而陰靄

積生其中甚幽惜水涸耳意前代居人避亂者姑據
此以待傳檄如謂蠻王洗馬其上而陳兵其下則負
何險哉已躡東磴遂可挾江與湖爲兩腋而西招麒
麟鳳皇諸山東望匡廬咫尺雲表矣旋藉草坐少頃
無忌告饑予亦病暍思飲會農人有送酒至者欣然
與無忌各盡三巨觥始能舉足覓樵徑下下至平林
逢二客以壺榼來相勞因與俱飯田家別去夫天下
名山多矣亡論轍跡所經未嘗愛勞卽神遊人口脛
間猶恨不卽命駕乃茲山之奇在境內曾未聞有一
登者而志亦堙滅不載今予雖造次爲此遊年又已

過半百前之日得無爲山靈所嗤乎然茲遊竟奇矣
萬曆庚辰孟冬廿三日記

谿南春遊記

予初買山谿南爲歸耕計盖有兩別業云其一去城
十五里曰梧塘卽梧桐山之趾也又五里曰西隴面
蠻王砦居焉所居竝因田家之舊無所更置稍稍相
地培竹木翼之越十餘年生意蕃殖頗爲泉石增幽
勝予雖宦游四方未嘗一日不寄情于茲矣頃歲旣
罷大梁參政歸往來兩山之間抱書課農野性甚適
居數月故人張羽王自京兆別駕謫判吾州且至予

始巾車一出晤之今年仲春之朔予方從農人舉事
梧塘聞羽王適以勸農過乃趣童子燒筍炊糜俟之
已羽王果至吾兒無忌亦以壺榼從酒數行乘興登
山見紫芝獨榮手自采之歸而飲舍傍竹間不計杯
行予已陶然先醉至夜分就寢時猶聞羽王與無忌
談二氏之學不倦其明日羽王困宿醒晏起從予步
過西籬息九畹堂少頃扶攜登高岡坐茂樹間飲始
猶不勝杯酌已而望見石蘭溪水縈眇如帶有聲磷
磷響應林壑羽王曰醒解矣遂起攬衣而前就溪傍
列藉爲流觴之飲已復競取巨觴鼓飲之羽王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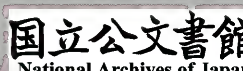
溪上望見顏子山三峯在天爽氣在其曾臆欣然欲
翼而登之予醉不能從羽王別予曰子休矣茲山茲
水不減蘭亭君家父子風致亦與逸少輩相當盍記
之予惟曲水之會賓從衣冠甚盛且選勝而遊曰修
禊事也今子以勸農郊行遇予田間豈有期而赴哉
故卽寓爲景俯仰皆足卽景命酌耳目可娛乘興而
來興盡而止茲尼父所以與點而蒙莊不自知其非
魚也今無論天地之大古今之遠卽茲尺寸溪流不
知疏自何代一遇吾兩人遂得與洗耳濯纓齊潔不
則蠻砦中飲牛汗瀆耳然則物與我何常之有今世

士率慕王氏風致願起而從之遊乃其流目騁懷臨樂興感至以一生死齊彭殤為妄且誕則非予之所知予竊有志焉不言而羽王知之矣時萬曆六年仲春三日

谿南夏遊記

是歲初夏東陽布衣方聖休氏自鄂來訪予其性雅好山水及讀予溪南紀遊諸篇慨然心豔之予亦心許之會郡中有成城之役湖濱居人趨運土石自利不得猝買一舟往乃命家僮自具舟如後董董受五六人越旬日始就因亭其上而額之曰狎鷗以五月

之六日載酒脯登舟予兄子壻余敦甫與無忌無傷兩兒從之舟渡南湖十里許平水遠山望之與天高下生忽忽若有所會口微吟不絕聲少選入溪灣行經古釣臺顧見其上崖石斗削霞彩爛然起自呼酒賞之蓋即南墅水口山也山故無名生因強予名之曰霞石生曰山自茲顯矣又自呼酒賞之由釣臺而南三里許為碧湖又一里許古隄高柳水四時不涸處則梧塘也梧塘故不入舟以鰍穴其隄潰一隙如石門狀舟乃得入繫深樹間有泉淙淙自山礧落聽之可以忘暑已從小徑造竹間席地飲二客與兩兒



呼六博引滿相如其鋒甚敵予因起而辟之至夜生
雖半酣猶能與予坐草堂詠螢火其明日生與敦甫
馳兩騎登梧桐山熟視其來脈歸見後圃紫芝叢生
隔離大呼予異之予因與二客散步草堂左右諸山
而後反少選友人趙汝修來與生談詩飲盡醉而別
又明日生數趨過西礮甫登舟出梧塘遇友人熊惟
登與吳茂才宗臯從孫寘拏舟適至因與俱西主客
盖八人矣其七人先予登岸步過石蘭橋跡予與羽
王流觴處班荆就坐予徐以肩輿來命童子用十巨
觴浮白從青荷綠藻中流出無主客無少長競自取

飲各竭其懽心甚者重觴在手不爲饜生又與無忌
跣足立中流觴至輒攘而牛飲之予笑曰此雖以軍
法行酒奈諸少年何然過矣予度其興發不沈洎不
止遂起策馬去而七人者隨亦罷酒從之入舟經釣
臺東過鎮山顧其堤岸柳陰甚濃艤舟納涼久之乃
賈勇登鎮山之顛得陳時靈僊觀故址僅一老樹存
而石弩斧劒諸異不可復睹矣俯瞰西灣盖吾家種
魚處在堤岸之內別瀦爲一水形如犢鼻香森莫知
其竟因覓兩小艇分載八人遵渚而浮周遭山隧間
可二里許皆止水也生且醉采荷花著於冠而舉水

卷之四十五

行爲帶飄飄然有方外之風須臾有龐眉老人以短
笈送魚酒至且飲且歌載月而反生歎曰奇哉遊乎
予謂茲去羽王春遊時山不增高水不加深顧長養
之府載闢娛耳悅目之澤滋多禾黍旣齊木茂泉溢
百日之內風物較殊惜陽景之易流慨良朋之難偶
況由茲以逝漫然陳跡將孰覩其終乎予旣不能蟬
蛻以離塵亦不欲從流而忘反山水之間惟其所適
足矣何論奇不奇哉累日成詩若干篇屬生鳴舷而
和之餘予謙讓未遑矣萬曆戊寅重五後三日記

像教精舍記

夫佛寺之名精舍蓋漢明晉武爲之漢處摩騰東都
晉引沙門內殿像教自此顯矣乃古之儒者竝立精
舍教授生徒如謝靈運亦嘗自名其齋爲石壁精舍
豈二主借儒名以崇佛乎至如李約之從蕭寺買得
一蕭字自玩遂題其室爲蕭齋不又借佛名以飾儒
乎今孔陽王孫置精舍其邸中蓋兼之矣予友王元
美中歲好佛爲小祇園事之頃歲又好道師曇陽子
而受其偈戒閉關脩持因以所事佛像一尊致孔陽
而與之書曰此自西國來也西國高僧吐三昧火自
焚化去而其徒因膠餘燼成佛像高僧之靈異寄焉

非土木偶萬一也聞子好佛故以相遺子其嚴事之
孔陽故重元美名得之不啻如見休屠王祭天金人
而奉白馬馱經自西域至也因闢所居依隱亭西別
築一室爲龕奉佛居焉旋以其家所藏宋墨本二十
四章經與諸禪宗內典及經史圖籍陳列左右於是
購得白瓷鑪紫石磬青蓮燈各一具用以脩清淨之
供日齋心其中而視精舍以外跬步皆妄境矣因名
像教精舍蓋萬曆庚辰事也明年始介方仲美氏問
記於予予竦意而嗟曰王孫不有其世而好文奇矣
至又不有其文而好佛若是哉夫四大非有三昧無
聲佛旨也西僧自焚可謂善離妄身而空一切矣奈
何其徒不能忘而色相之以示人乎若孔陽則依位
而立可也不爾則佛骨佛齒漢唐名人業已水火之
豈一僧之死灰足寶乎如謂世無所不有雖五經所
不載不可便以意斷茲所謂疑信半矣予何敢爲孔
陽辭

涉江遊三山記

鄂之東界爲樊楚蓋有三名山云西山在鄂縣城西
三里東距西塞山百餘里由西塞逆而稍南十五里
則有所謂回山飛雲洞在焉余少嘗遊兩山頗愛其

奇然都不盡記憶頃得顧子承先生書談飛雲之勝而未及與俱遊踰歲乃與友人王行甫約又踰歲四月望前二日始得裹糧買舟偕方山人仲美江行凡三宿抵齊安則以野服肩輿取間道趨行甫園行甫聞余兩人至蹶然投袂起喜不自任園蓋枕柯山而門臨方池大可十餘畝環以古槐高柳繁陰匝地雖邈城郭翛然清涼界也其內亭榭甚具皆不加藻飾而花石亦不盡珍第從一徑盤旋入夾時名竹嘉樹編次爲籬而脩蘿雜葢纏綿點綴所至如錦屏稍徙履他適則迎盼而迷也行甫善居園哉及暮以其從

孫子振來視余因與俱飲盡歡乘月登悠然樓臥旦起步園則露泠泠沾衣矣少選子振載酒邀過赤壁飲數行且去會鄒使君彥吉來見訪因許爲一日留移時又遇劉中丞養吾過齊安因與道故竟夕明日旁午始與仲美再過赤壁赴彥吉之招酒間縱談知彥吉好我因與痛醉而各許有贈言夜歸則鄂縣門人朱時行熊履初來相迓屬仲美觴之而余高枕矣明日大雨長年有難色顧西山爽氣英英動眉睫間不能止趣之峭帆渡江泊寒谿口谿岸有石礪砢詢之則唐元結所銘坏樽石也從石旁登岸遶縣郭西

行經陶桓公種柳處迤邐度萬松橋凡九折而上九曲領踰領得脩阪深入一里許望見寺門乃熊伯子業已爲具寺中延予入寺在山之中乳故吳王避暑宮後廢爲寺晉名僧惠遠嘗於此說法層巒障後古木翳前左右兩山翼而抱之且與壽昌石門諸山連亘合沓而寒谿箬谷二水並經其下入江辟暑逃禪無踰此境惜殿宇垂壞諸僧僅識耒耜耳尋登樓就熊伯子飲時二客已怯雨無他興而余獨乘半酣買勇呼蒼頭扶攜登其後絕頂撫試劒石西望楚子紅封地東睇吳王都城竝在沮洳榛莽中不可復識何

論寺興廢哉時雷雨洊至從者多辟易獨兩生操瓢酒以從乃就大樹下各盡三巨觴又以其餘飲從者而後反行甫望見余濡首塗足一練袍如敝衲也嘖然大笑曰先生得無濯天河來耶何壯也因復舉酒相勞須臾雨少止乃出山就熊伯子宿凡再宿伯子爲禮益恭又明日雨稍霽飯朱生所乃從二客孳舟登龍蟠磯磯隆隆起江中去岸不盈一里石勢蜿蜒如龍因名武昌記載嘗有龍蟠於此而庾信賦用其事皆誤也方與二客持酒坐磯石垂盡處豪飲以敵怒濤乃有劉生者攜具至與飲寺中數行遂放舟下

五里許起謁熊中丞墓去之蘭谿泊焉明晨方起櫛沐則回山飛雲縹緲霄漢儼然拱而招余余頗應接不暇蓋所見江上諸山皆東行獨此山回面而西因名回山而西塞山則又遶出其後奔而赴江爲樊楚內蔽因各西塞兩山邇相望也余三人從黃石磯登岸行經小山數重村落蕭疎巖谷窅窅絕類陶徵君所敘桃源路已穿一峽如括中復豁然闔朗乃得複隴南行不盡一里道旁臥一巨石如人長一身有半其平如底則據而少息仰視巖際有飛泉纏纏落可百餘丈絕似廬山瀑布令人心目頓清稍折而東一

里許兩僧方除道迎客入一柴扃遶佛堂後得絕壁可五百仞上下兩洞深廣不及尋竝有雲氣出沒上者類石樓下者類蓋珠宮洞底泉滑滑涌莫知所自元居士所稱異泉是也泉分兩小澗遶佛堂右出漸出漸大已匯爲坎落最下一洞茂樹間不復可覩第颯颯作雨聲耳二客旣側足捫石登上洞窺其中無他奇余遂憚險止洞口列藉俟二客下聽泉細酌已又移坐坎石上靜聽之磷磷鏘鏘如奏金石亭午共飽僧飯且行余猶遲疑鄉道上所見泉落處當是奇境顧恨無所取徑僧亦逡巡難之有頃一蒼頭奮臂

攀長條自絕而下大呼得奇行甫遂飄然以身嘗險
下仲美繼之余後至俯睨厓極斗削不受足則一人
引縑維大樹上而以其垂授余度寸寸自汲可十餘
武又數人擁竹梯下之既下卽不知身所從至得三
石巖深廣皆倍兩洞其一卽百丈泉落處石多文理
如五色雲垂天而覆命之曰錦雲幄坐幄下觀泉泉
反在外連者貫珠濺者屑玉視道上望見時又一幻
也其一石多玄色玲瓏璀璨如聚多寶命之曰玄玉
府其一石多白色如石髓流而忽注繽紛連蜷莫可
名狀命之曰滴乳巖巖各可受六七人旋令掃除班

坐呼酒以古兕觥浮二客曰此自世外一區古今人
足跡罕至吾屬以窮日造而有之卽巨靈之掌五丁
之力無所用藉令失此而去雖日陟回山而歲臥飛
雲洞何奇此庶幾有天牖乎客然余言起而觥余交
錯痛醉反照在絕壁矣徐躡梯引縑而上如下特別
僧去過臥石則又據而回觀百丈泉醉忽漸解因命
之曰醒酒石是夜舟泊道士磯下明日行甫稍病醒
余兩人曳而強起登西塞山寰宇志稱西塞高一百
六十丈周三十七里今所登乃其橫江一面耳山旣
峭嶮而其下磯水衝激震撼蓋吳楚要害地如周瑜

破曹操劉裕攻桓玄皆據此險取勝是也其麓多怪石夾徑蹲踞相扼如當關者不可勝數石窮見一荒寺叩之無僧又西上數十折皆躡石梯行梯窮而道觀出觀在山半萬石與萬木爭長爲林疑卽玄真子棲隱處擬造絕頂則道險不可復升第登樓俯江北諸山大者如百斛困小者簪筆覆敦耳乃長江自嶓岷來不知凡幾千里東逝無晝夜則元氣之所乘哉屬行甫病憊思歸遂罷酒送之附估船去余亦與仲美鼓枻而東吳子曰予登西山與西塞山蓋不勝其懷古而悲上下數千年代謝興亡盡一瞬也夫王略

霸圖非有可恃則何恃而不堙滅哉及過回山弄百丈泉而探古初靈閔則飄飄然有遺世冲舉之思矣萬曆壬午夏五月五日記

登峽石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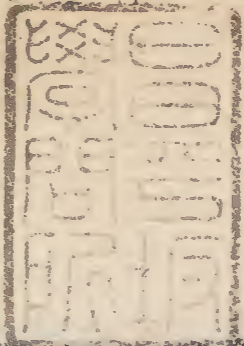
峽石枝自州北之雲山蜿蜒西南行三十餘里脫跡入門坊湖昂首面蓮華山庫其後如曳尾形類蝸牛故俗又呼爲蝸牛山夏秋湖漲山宛浮水心冬涸則湖平爲陸惟有小沙谿屈曲遶其趾而出門坊亦一小奇觀也往歲德興人徐善述嘗登茲山爲人卜陰宅曰得之當大貴里中少年誤信之至有乘夜竊葬

其左右腋者率置其親水渦中而不悔予聞而竊笑之頃予爲先大夫卜遷蓮花山之中乳而茲山儼然當其前心又竊喜之負土之暇偶從諸客登焉山僅二畝許土不勝石又孤立空曠其三方皆欹仄無置踵處四顧面面受風獨西南一項傑出有端冕垂紳之象乃知茲山之來固有爲也徐生何面謾人哉萬曆辛巳蜡日記

登道士山記

予登峽石之明日友人司性初氏裹飯來訪予因與步過蓮花山循湖而南一里許漸近道士山麓山本

斗削瑰奇又其時日已西垂落霞倒映諸怪石仰而視之金碧炫目空翠迫天表遂賈勇躋足覓樵徑以往直躋其絕頂蓋巖然與峽石相望爲蓮華內戶回視所謂蓮華山者大自有真氣英英可摘南睇門坊兩巨石如狼牙相扼則外關也北自長樂堰以下水凡數十道竝匯于湖而洩之長河達大江四山羅列若環衛者不可勝數故山雖不滿百仞而百里之勝可一縱目概焉已從厓間見一石突起北面拱立若道士禮斗狀山因得名皆郡志之所闕也予嘗覽方輿青城丈人華山玉女匡廬五老武夷大王類以石



之似人者名山遂為載籍所豔異而好事者至今膾炙之顧其實亦道士之類差有小大卑高耳乃茲山不為郡志所采而惟樵兒牧豎日躑躅其上豈以託非其地不足奇耶而又何以有道士名也予於茲遊不能無長慨矣



賦祇體華山者大自真履英下商南劍門式掛直觀其巒前蓋巖然與剡下林壑為華山以回跡之金罍效日空翠底天表教買更誰以資燕對以卡附巽脊又其却日月西垂蒸雲附地精對下以而

